

肅反運動的偉大成績
不容抹煞

群 众 出 版 社

肅反运动的偉大成績
不容抹煞

群 众 出 版
1958.1

內容 提 要

这本小册子是“在肅反問題上駁斥右派”和“聲討惡毒攻擊肅反的右派分子”兩本小冊子的續集，內容包括報紙、雜誌關於肅反問題發表的社論和文章，以及在各省、市人民代表大會上一些代表駁斥右派攻擊肅反的發言等。這些論文和發言以大量事實有力地、令人信服地證明了肅反運動的偉大成績是不容抹煞的。

肅反運動的偉大成績 不容抹煞

*

群眾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東單東堂子胡同3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00號

經安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名(總)41(社)5 版本787×1092印張10

1958年1月第1版 1958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數227,000印數00001-12,000冊

定價(5)0.65元

目 录

肅反運動的偉大成績不容抹煞.....	1
肅反運動搞得好.....	7
論李世軍的三恨.....	11
肅反成績不容誣蔑.....	18
肅反好得很.....	25
駁斥右派分子攻擊肅反的陰謀.....	32
駁斥右派分子誣蔑肅反的謬論.....	38
肅反運動搞糟了嗎?	47
在全国各省、市人民代表大會上	
誰反對肅反.....宋光	54
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北京市檢察工作情況的 報告(摘要).....郭步嶽	68
必須繼續肅清殘余反革命分子.....張清田	78
必須正確地估計肅反工作.....云廣英	84
肅反運動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崔次才	101
肅反運動搞得好.....段大明	118
肅反運動必須堅決進行.....姚昕	123
公安、檢察、司法工作的偉大成績.....孫已泰	129
堅決駁斥右派分子在肅反問題上的叫囂，堅決貫徹 “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方針.....蔣克洲	138
駁斥右派分子誣蔑肅反運動的謬論.....李慕	146

在肅反問題上駁斥右派，堅決貫彻執行“有反必肅， 有錯必糾”的方針	胥群	157
以巨大的肅反成績來駁斥右派分子“肅反搞糟了” 的謬論	王覺民	167
肅反成績有目共睹不容抹煞	盧秀	174
關於1956年肅反鬥爭的主要情況	楊樹芳	177
肅反運動的巨大勝利	劉子義等	186
严厉打击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	陶健	194
天津市肅反成績巨大不容抹煞	楊亦周	202
肅反運動的成績是否定不了的	許文彩	211
駁斥右派分子抹煞肅反成績的謬論		
中央四个機關肅反運動的真實情況	肖若勤	216
真金不怕火	張敏	221
湖南肅反運動的巨大成績不容抹煞	雨辰	224
高等學校肅反的成績是抹煞不了的	張德永	234
青島市大、中學校肅反運動的成績不容抹煞	青島日報評論員	241
雲南東川礦區肅反成績是鐵的事實	明非	247
肅反成績是誰也抹煞不了的	新疆七一棉紡織廠通訊組	252
肅反運動必不可少	楊余根	257
粉碎右派分子對肅反工作的進攻		
堅決粉碎右派分子對肅反工作的進攻	王作富、張燕征	261
堅決反擊右派分子對人民公安機關的進攻	韦民	275
怎樣正確估價肅反工作的成績和錯誤？	王洪山	280

肃反工作为什么要实行群众路綫.....	王仲方	284
肃反为什么采取群众路綫.....	柴志章	295
一定要保护肃反中的积极分子.....	巨 掌	300
駁右派“肃反違法”的謬論.....	李示文	304
对人民的敌人必須实行专政.....	禾 萍	317
应不應該怀疑？应不應該审查？.....	李示文	322
略談看待肃反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管 約	330

肅反運動的偉大成績 不容抹煞！

本报今天發表了右派分子武兆发為反革命分子鹿懷寶喊冤的丑事。俗語說：“舉一反三”；武兆发這個例子，倒可以幫助我們去揭穿右派分子攻擊和抹黑肅反運動的手法。

右派分子在這次向人民的進攻中，企圖引誘一些立場不穩或不明是非的人去得出肅反運動“一團糟”的印象，就故意指白為黑，把沒有斗錯的人硬說為斗錯，把沒有肅錯的人硬說為肅錯，並且故意渲染夸大，把一些局部性的、暫時性的偏差和缺點，說成是肅反運動的根本性質或者全面性質的錯誤，以煽起對黨的領導的不滿，煽起對人民民主專政制度的不滿。按照他們的如意算盤，從否定肅反的成績，就可以进而從根本上否定肅反的必要；否定了肅反的必要，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我國家制度中專政的一面。很清楚，右派分子是把對肅反運動的攻擊，作為他們進攻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個重要手段。

右派分子從有些人斗錯了這一點出發，就引伸為什麼“缺点和偏差是主要的”，“肅反擴大化”，“不是肅反而是肅民”，等等。右派分子的這種手法的確暫時迷惑住了一部分人，混淆了人們的視聽；因為在肅反運動中，有些單位確實斗錯過一些人。為了澄清人們的視聽，有必要弄清這樣一個

問題：斗錯的究竟占多數還是少數？究竟什麼樣的人才算是斗錯了？右派分子為了造成“斗錯的人很多，冤枉的人很多”這樣一種錯覺，就把所有被斗過而未按反革命分子處理的人都算是斗錯了。

事實如何呢？被斗過而未按反革命分子論處的人，包括以下幾類：有一部分人是在肅反運動以前一直隱瞞着他們的反動身份或者隱瞞着他們和反革命組織、反革命分子的政治關係的；有一部分人雖然在肅反運動前交代過，但是主要情節交代得不清楚，或者交代後未查証清楚，或者還一直有反動言行，以致群眾覺得還有疑點的；還有一部分人，雖然沒有發現他們有反動身份，但是一貫散布反革命言論，以致群眾懷疑他們有政治背景的。以上這三類人，在肅反運動中，群眾追查他們，難道是沒有根據的嗎？既然有根據，難道能算錯了嗎？對於他們中間隱瞞了自己政治歷史問題的人，不論輕重大小，難道能說他們隱瞞得有理，而革命的人民要他們交代反而無理？黨和政府在過去的運動中一再號召每個人交代自己的政治歷史問題，並且宣布了“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過去從寬，今后從嚴”的方針，但是這些人還一直隱瞞，政府全無沒有把這些人重辦，一般都沒有給予處分，這究竟算是寬大，還是搞“左”了、搞“寬”了？對於平素有反革命言行的人，難道革命的人民應該向他們去說“老爺們，你們敵視人民，你們散布反革命言論，都是值得表揚的行為，而革命的人民調查你們，是應當譴責的行為，應該向你們賠禮，道歉”？以上這些人中間，還有一部分人，本來是反革命分子，應當給以刑事處分的，只是由於肅反運動中採取了更加寬大的政策，才沒有按反革命分子論處。他們本

应感恩报德，立功赎罪，把自己改造成为新人，难道說寬大了你，沒有給你刑事处分，反革命分子就一变而为不是反革命分子了么？譬如鹿怀宝，就是这样被寬大处理了的。难道革命的人民竟能去向这样的反革命分子認錯、道歉、赔礼？上面所說的那三类人，各单位都已經為他們作出正确的結論，对有的人，并且向他們作了解釋。他們中間絕大多数人是心平气服的，但是也有极少数的人，如鹿怀宝，今天反視人民的寬大为可欺，反过来倒打一耙，誣蔑我們“斗錯了”，“搞冤枉了”，借着整风的机会翻案。这对稍有正义感的人，都是絕對不能容忍的！很明显，以上这三类人，都不應該划入斗錯的范围，都不應該列入肃反斗錯的帳。此外，在肃反运动初期，在批判胡风思想的基础上曾經进行了思想批判运动，对有些人的批判比較猛烈，但是对这些人原来就不是按反革命分子斗的，因此也不应当列入肃反斗錯的帳。肃反运动中真正斗錯的人，只是极少数。当然，就我們的工作來說，那怕斗錯一个人，也是不可忽視的錯誤，但是就評價肃反的成績來說，就不能根据斗錯了极少数人，得出結論說肃反“一团糟”。

右派分子把斗錯了一些人叫作肃反扩大化。肃反扩大化的标志是什么呢？簡單說来，就是肅了好人，把人民錯当了反革命分子来判罪。我們在肃反运动的过程中虽然斗錯了一些人，但是并沒有冤杀冤判（个别有冤判的也都及时作了糾正），怎么能叫肃反扩大化呢？全市自1955年1月到1956年上半年逮捕的反革命罪犯中，只有1.29%是捕錯的，而且都已經作了善后处理，怎么能叫肃反扩大化呢？运动过程中，虽然曾經在有的单位发生过一些把某些落后言論看作反革命

言論、把某些責任事故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混同起来的缺点，也就是在一些具体問題上发生了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錯誤，但是，从处理結果来看，最后的結論是公正的，怎么能叫肅反扩大化呢？大家知道，我們肅反工作的方針，一方面是“有反必肅”，另一方面是“有錯必糾”；一方面要“提高警惕，肅清一切特務分子”，另一方面要“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为了防止偏差，在运动过程中，規定了各种政策界限，对各种案件进行了慎重的調查研究工作。为了糾正錯誤，在运动后期又审慎地进行了定案、复查和善后工作，对于凡是半錯、捕錯、判錯的人，原来在什么範圍內搞錯的，就在什么範圍內宣布平反，恢复名譽，并且进行妥善安置。肯定地說，不論从政策上，指导方針上，政策执行的結果上，都沒有肅反扩大化的根据。如果根据个别的錯案就得出肅反扩大化的結論，那么，根据漏案也不要得出肅反“縮小化”的結論，这岂不荒謬？

有人利用整风运动为反革命分子喊冤。我們并不怕有人喊冤，不仅不怕，而且欢迎，因为发现了真冤，就可以帮助我們改正錯誤。但是，是不是也應該看一看：喊的什么冤？是什么人在喊冤？是为什么人喊冤？右派分子装出一付“包龙图”的面目，实际上是在为反革命分子申“冤”。今天报上揭发的武兆发就是明証。黃紹竑等更是明証。我們肅反工作中的錯誤，有过火的，也有漏掉的，請問，右派先生們怎么就不热心去追查那些漏网的反革命分子？千百万人民同那些漏网的反革命分子有着血海深仇，右派先生們为什么竟沒有一句話為我們的人民喊冤呢？为什么有些右派分子在听说解放以来有许多反革命分子被处决的时候，就不禁失声叫出

“殺人者償命”呢？他們要報的什麼仇，雪的什麼恨，申的什麼冤，難道還不昭然若揭么？

有的右派分子誣蔑肅反運動是“肅民”，是“鎮壓人民”，號召人們起來“為千千万万的白毛女申冤”。事實上是，他們的所謂“民”，同我們的所謂民，根本不同。葛佩琦早已解釋過：“人民這個概念，包括反革命分子在內。”這就難怪，在我們看來，肅的是“反”；在他們看來，肅的是“民”。請勿怪言語不通，因為立場正好相反。事情已經很清楚了，喊着要為所謂“白毛女”申“冤”的，原來是黃世仁；原來是黃世仁在為黃世仁的家族喊“冤”。其實，右派分子所發出的這一片喊冤之聲，不只是“物傷其類”而已，右派分子實際上是把受到寬大處理的反革命分子、刑滿釋放的反革命分子，作為他們發展組織的對象的。在右派分子看來，正是從這樣的人的身上，他們可以找到他們的社會支持。在這次右派分子的進攻中，他們正是盡力去煽起這些曾經在各種社會改革運動中受過所謂“委屈”的人來向人民、向社會主義反攻的，這些人也就果然作了右派分子向黨和人民進攻的炮彈。而有些立場模糊、不明是非的人，也就隨着作“不平之鳴”。他們沒有注意到：右派分子到處找肅反運動的岔子，實際上是要求有反不肅，如果肅了就要求平反，如果不平反就喊冤，如果平反了就給右派分子作嘍羅。

肅反運動的偏差是局部性的、暫時性的，成績是基本的，這不是“公式”，不是護短，而是事實。經過肅反運動，首先一個成績，是相當徹底地肅清了反革命分子。在去年一年，全國也好，本市也好，反革命案件和刑事案件大大下降。我們在肅清反革命分子方面的成功，是我們國家鞏固

的重要原因之一。肅反運動的第二個成績，是查清了許多人的政治歷史問題。這就使得國家敢于信任他們、放手使用他們，使他們放下了“包袱”，有利於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和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來建設社會主義。以高等學校來說，有不少學生因為在肅反運動中弄清了問題，已經被分配到重要的工廠、企業、機關去工作或實習。這些人在肅反運動中也許暫時受到了“委屈”，在清查他們的問題的時候，有些態度粗暴，但是，問題查清楚了，不就反而更輕鬆愉快了么？肅反運動的第三個成績，是全體人民群眾通過這次階級鬥爭的鍛煉，進一步划清了敵我界線，提高了警惕性，取得了在識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方面的經驗。以上這些巨大成績，難道是運動中所發生的錯誤所可以掩蓋的嗎？右派分子在太陽表面上找到了黑斑，就把黑斑夸大成為太陽的本質，這不是很荒謬可耻嗎？

對肅反成績的兩種估計，代表著兩種立場。右派分子不承認肅反的成績，因為他們根本反對肅反；他們反對肅反，因為肅反挖斷了他們向資本主義復辟的路。一切革命的人民，却禁不住要歌頌肅反，因為肅反保證了社會主義。他們雖然也看到了肅反運動中的偏差和錯誤，但是首先是看到了肅反的必要，看到了它的成績；一切革命的人民是不能因為怕犯錯誤就不去肅反，就把反革命分子保護起來的。畢竟，錯誤是可以克服的，偏差是可以糾正的，而且，事實上已經在這樣作。我們將修正錯誤，同時將堅持真理，堅持革命人民的真理，堅持肅反的必要性，堅持肅反的成績。有反必肅，有錯必糾！（北京日報1957年7月19日社論）

肅反運動搞得好

在右派分子的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叫嚣中，对于肃反运动的攻击和污蔑，是喊得最起劲的一种。他們高喊：“肅反運動搞糟了”，“肅反的偏差达90%以上”。罗隆基还提出要成立什么“平反委员会”来检查肅反运动中发生的“錯誤”。肅反運動果真搞糟了吗？最近各地人民群众已經給予右派分子以严正的批駁；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張鼎丞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更有力地給予右派分子以明确的答复。这些答案都是一致的：肅反運動不是搞糟了，而是搞得好。人民群众之所以向肅反運動拍手叫好，是因为不肃清反革命，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就無法进行，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沒有保障。人民深知，公开的武装反革命分子虽然在大陆上被消灭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还会利用各种机会向人民进攻。人民要坐稳江山，要建設好自己的国家，就必须把隱藏的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去。肅反運動中揭露出来的事实，也說明了反革命分子是大量存在的，肅清反革命是完全必要的。远的不去說，只是1956年党和国家进一步采取寬大政策以来，全国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就有十九万多名。其中有罪恶严重，民憤很大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有长期潜伏下来和从国外派遣来的特务間諜分子，而且有一些反革命分子还是隐藏在高級机关和要害部門的。我們可以設想，在肅反運動的后期，仅投案自首的反革

命分子尚且如此之多，在此以前，特別是在1955年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阶级斗争中，不开展大规模的肃反斗争又怎么得了呢？由于几年来我們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反革命的残余势力基本上肃清了。因而，社会秩序更安定了，我們的国家更巩固了，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更有了保障。这是多么巨大的成績！我們怎能不为肃反运动取得的偉大成果拍手叫好呢？

右派分子总是不喜欢我們說“成績是主要的”，但我們偏要說，在肃反工作方面和其他許多工作一样，我們的成績是主要的。因为，不这样說，就不符合事实。

我們党和政府对于肃清反革命的斗争，采取了“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方針，采取了鎮压同寬大相结合的政策，采取了群众肃反的路綫。因此，毛病就出得少，有了毛病也容易糾正。我們清楚地懂得，沒有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們必定要乘机搗亂。因此，只要有“反”，我們就一定要“肅”。如果我們喪失警觉，就要上大当，吃大亏。在斗争中，对于那些坦白向人民投誠的反革命分子，总是給予寬大處理。在政府历年来处理的反革命分子中，有57.4%經過劳动改造或者寬大處理而取得釋放和撤消了管制，他們已經获得了重新做人的机会，其余仍在劳动改造或者管制中的，只要他們認罪守法，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也将得到重新做人的机会。党和国家的政策，不仅合乎人民利益的需要，也給予反革命分子以出路，是既合乎法理也合乎人情的。在党和国家的政策的感召下，大批反革命投案自首的事实，便是党的政策完全正确的明証。在肃反运动中也有过缺点和錯誤，例如在肃反中曾經錯斗、錯捕了个別好人，捕

了一些虽有一定的罪恶但是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不必再加以追究的人；另一方面，还漏掉了一些反革命分子。但是根据政府检查，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处理，有偏差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完全正确的。对于这极少数发生錯誤的案件，党和政府一經发现，就严肃認真地进行糾正，决不冤枉一个好人。群众肅反的路綫保証了我們的肅反工作少发生毛病，一經发现錯誤我們又認真进行糾正。这些措施，便从根本上保証了肅反运动的健康进行。

右派分子在故意抹煞肅反的成績，夸大肅反的缺点。象右派分子黃紹竑之流，还嘵嘵不休地为反革命分子叫屈。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們和我們的立場不同，他們对社会主义事业是根本仇恨的。过去帮助他們为非作惡的分子，如今遭到人民的鎮压，他們当然感到伤心。他們叫嚷的目的，不过是想动摇肅反运动的成果，达到包庇反革命分子、反对社会主义，反对無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可是我們要明白的告訴右派分子，你們的叫囂是一文不值的。我們工人阶级决不会放棄無产阶级专政，而为了巩固無产阶级专政，我們就一定要坚决地、認真地肅清反革命。过去我們这样作了，今后还要繼續这样作。

1956年以来，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由于1955年肅反斗争的胜利，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經被肅清，党和国家对殘余的反革命分子进一步采取了寬大的政策。有些右派分子也抓住这一点，想利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这也是不成的。在过去，党和国家的政策是要解放生产力，如果不对长期压迫群众的反革命分子和各种恶霸分子堅決采取鎮压措施，人民群众就抬不起头来，生产力就不能解放。1956年

以来，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已經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党和国家的政策也必要相应地加以改变。今天这样作是必要的，过去那样作也是完全正确的。混淆这两种情况是不容許的。

目前我国大規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虽然已經基本上結束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还存在着对抗的一面，国内还有反革命分子残余存在，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还会繼續派遣特务混进来。我們必須时刻警惕，坚决打击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同时，我們必須坚决反击右派分子对肃反工作以及对其他工作所作的污蔑，以保卫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保卫我們全国六亿人民的利益。

（工人日报1957年7月4日社論）

論李世軍的三恨

右派分子李世軍最仇恨三个东西：第一是公安机关，第二是人事部門，第三是共产党员的党性。李世軍的这种仇恨，在右派分子中很有代表性，不少右派分子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在这三方面滥施攻击，表露出他們具有相同的仇恨。

李世軍首先仇恨我們的公安机关。他說我們的公安人員是“老虎身上的毛”，又說“今天公安人員既可怕又可恨”。另一个右派分子武思光也有类似的說法，他还表示了“有朝一日要杀死公安人員”。这些右派分子的恶毒說法，暴露了一种心理状态，說明了的确有那么一批人，虽然身居人民內部，却未免有点敌人的心腸。大家都知道，人民公安机关是对付敌人的机关，同时又是保卫人民的机关，所以在人民的心目中，公安机关是“为民除害”的机关，是人民自己利益的保卫者，是最可亲近的人；但是，在人民的敌人看来，事情却完全两样，公安机关是他們的死对头，是他們一切破坏活动的打击者，是“既可怕又可恨”的“老虎”。在这个問題上，敌我看法的不同，真是鮮明已极。而现在，身为南京市民政局局长的李世軍和江苏省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的武思光，却用后一种眼光来看人民的公安机关，他們也說对公安机关是“既可怕又可恨”，这倒是頂好的自我暴露。事实正是这样，从最近报纸上揭露的李世軍的一部分反动經歷来